



上海老作家文丛



任大星 著

婚 誓

I247.57

1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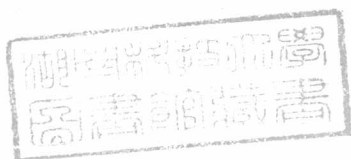
D00775294

上海老作家文丛

任大星著

婚 誓

上海文艺出版社



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KD0077529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婚誓/任大星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10
(上海老作家文丛)

ISBN 978-7-5321-3634-6

I. 婚… II. 任…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3588 号

责任编辑: 郑 理

特邀编辑: 高彦杰

美术编辑: 王志伟

婚 誓

任大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s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254,0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34-6/I · 2782 定价: 4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编辑说明

《上海老作家文丛》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为了展示上海老作家在文学园地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为《上海老作家文丛》第一辑,共12种,包括:王炼的《执著追求录》、任大星的《婚誓》、孙光萱的《于细微处见功夫》、朱鹭的《舷窗集》、李济生的《怀巴金及其它》、邵伯周的《平凡的旅程》、徐中玉的《文论自选集》、徐开垒的《新时期文选》、钱春绮的《十四行诗》、曹阳的《情系万家灯火》、廖晓帆的《欢唱》、燕平的《人生何处不相逢》(以姓氏笔画为序)。这12部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理论以及文学回忆录等多种体裁。

上海市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推出一辑《上海老作家文丛》。

上海市作家协会

2009年9月

目 录

00	卷首语：我发誓，我没什么可以忏悔的	1
01	过早的启蒙教育：十七岁的待嫁新娘小表姐	2
02	谈婚论嫁 ABC：活泼多情的乡镇姑娘阿四	10
03	邻家女孩芸芳和月华：同情和怜悯不是爱	24
04	初恋的经历：温顺迷人的苑春小姐	41
05	心灵荒漠中的诱惑：深夜，在悬崖的边沿上	61
06	不许浪漫：找你个别谈话绝不是什么好兆头	70
07	生平第一大错：自由、热烈的共青团员张美凤	75
08	妈妈的期盼：婚姻大事可不能当儿戏	91
09	择偶的道路：天真无邪的插队知青叶露露	102
10	在新婚的日子里：心有灵犀的小天使	112
11	灾祸突然来临：生离死别何所惧	120
12	重见天日在香港：春风得意的爱情和事业	134
13	隐患重重：上海之行造成的意外	144
14	婚姻出现危机：欲哭无泪的恶疾	156
15	日本的卡拉 OK：现代版的坐怀不乱	166

16	最后的信物：无法挽救的婚姻关系	177
17	青春再度来临：无所顾忌的新潮女性李红	184
18	天命不可违：令人不安的杭州之行	197
19	知心的规劝：在香港重遇今非昔比的阿四	207
20	红颜知己的忠告：赤诚相见的心路历程	218
21	杭州的风景：伤感的《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239
22	可以避免的惨剧：告诉我，该怎么关怀你	245
23	迟来的爱情：风雨之夜，美梦终究成真	257
24	爱的升华：年轻、贤淑的未婚准妈妈	262
25	热情的家庭主妇：殷勤招待台湾归来的苑春	276
26	失踪迷案：我的爱人，梦里寻你千百度	284
27	女中豪杰：壮烈行为显示了真爱和真情	292
28	身为人母的天职：为了我们共同的孩子	302
29	你是我的灵魂：永远的挚爱，永远的忠诚	306
30	青春长留人间：最后的《春之声圆舞曲》	311

00 卷首语： 我发誓，我没什么可以忏悔的

已经是一个为女人吃尽了苦头的人，我心里却像有鬼似的，还是会毫无道理地想念着她们，想念着早和我生离死别的一个个已成过往的女孩子，使我自己也无法理解这该是怎么回事。

不明底细的人听了肯定会说：“这家伙头脑有毛病，自作自受，既没出息，又令人作呕！”

不过，我相信知道我生平的人绝不会这么想，这么说。

不是我在这里给自己脸上贴金，我虽然生性多情，但绝不不是一个对女性胡作非为的人。我从未同时爱上过一个以上的女性，也从未玩过什么“三角恋”或者“多角恋”之类的游戏，更别说去充当所谓“第三者”的角色了。我对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位都十分尊重。

是啊，我的头脑几乎失去了自控的能力，但是要想，不仅想，还要写，只想把她们全部写出来才觉得痛快。我越写越想写，越写越有劲。到了现在，简直把这篇东西看作自己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写作业绩，唯一能使我的灵魂得到一点解脱的安慰剂。

希望读者朋友们看了以后，都能从中得到一点人生启迪，别把我看成一个鬼迷心窍的疯子。

君子坦荡荡，我敢发誓，我没什么可以在这里忏悔的。

01 过早的启蒙教育： 十七岁的待嫁新娘小表姐

我开始懂得男女私情是十四岁那年秋天的事。在这之前我成天都忙于读书和玩耍，况且年纪又那么小，什么也不懂，哪会对女孩子产生相亲相爱的胡思乱想。

记得我十二岁那年，曾经有一个看上去长得相当眉清目秀的邻家女孩子，无缘无故地送给了我一枝什么花，她把花快要交到我手里的时候，却又红着脸把它缩回了，还小声地说：“不，不行，男女亲手交花日后会做夫妻的。”当时我也被她说得脸红了。不过事后我并没把这当作一回事。

此外，我再没有在任何女孩子面前红过一次脸。因为我还未对任何女孩子产生过夫妻不夫妻的想法，更别说那类见不得人的下流念头了。

我十四岁那年，父亲去世还不久，抗日战争刚刚发生，但家乡还远未沦陷，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未受到太大的影响，我还照常在家里自学功课，打算到大后方去报考战时中学。妈妈历来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靠了爸爸遗留下来的一点积蓄，生活还勉强能对付得过去。

中秋节前一天，妈妈叫我到大姨妈家去送月饼。妈妈说，今年清明节，大姨妈家趁着一起去上坟的机会，送来了一竹篮青团子，“你该记得吧，你小表姐知道你最喜欢吃细沙团子，这一竹篮青团子的细沙馅都是她自己动手做的，还说做之前把双手洗了又洗，特别卫生，放的糖也特别多。”再说，小表姐快要出嫁了，听说是嫁到邻县的山乡去，喜事说定了由男家操办，那么远的路我们也不会去

吃喜酒,从小亲亲热热的,总该在她出嫁之前去和她见上一面吧。

“要是姨父姨妈留你过夜,你就过一夜。现在时局不好,兵荒马乱的,我不放心你走夜路回家。”

大姨妈家住的那个小镇相隔我家住的县城城郊有二十五里路,不通航船,走去得两三个钟头。我吃完早饭上路,走到接近中饭边才到她家。大姨妈很客气,我一到她就动手杀鸡,而且是她家仅有的一只老母鸡。小表姐当然也很高兴,她和她妈妈悄悄咬了咬耳朵,便带了我一起到菜园里去采摘茄子、毛豆和丝瓜什么的,采了满满的一篮子。但大姨父身体很不好,说是发了气喘病,无法再到钱庄去上班,躺在床上不大说话。

吃完午饭,小表姐叫我帮她洗了碗筷,又坐来说了一阵子闲话,日头已很快西斜。大姨妈提出一定要留我过夜。我见小表姐尽在一边朝我偷偷挤眼睛,当然更加不想推辞了,当场就答应了下来。

这天晚上月亮特别好,特别大,特别圆,特别亮。小表姐拉我到菜园里去看月亮的时候,正巧从窗口听见大姨妈和大姨父在屋子里商量该怎么安排我的卧处问题。听大姨父的主意,让我和他一起睡,叫大姨妈睡到小表姐屋里去;但大姨妈不同意。她说:“这不行,万一半夜三更你气喘了起来该怎么办?我不放心。再说,小弟难得来,来了叫他和病人一起过夜,让他妈妈知道了也说不过去。还是让他到小妹床上去临时睡一夜算了。你看他们表兄弟两个有多要好,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比亲姐弟还亲。小妹又快要出嫁了,这次就趁小弟难得来的机会让他们去说说话吧。”大姨父刚吞吞吐吐地说了句什么,大姨妈又提高了嗓门说:“你想到哪里去了?小弟还是个孩子呢,别看他长得这么高大,那是因为像他爸爸的缘故;他的嗓音也还没变,懂得了些什么!他们表兄弟两个从小就是在一起睡惯的,两年前我带了小妹到他家去过,住了半个月,他们也天天同睡一张床。就这样:我叫小妹再找出一条棉

被来，让他们各睡各的被头，这样你总可以放心了！”

小表姐也听到了她爸妈的话，她什么也没作声，只是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又把脸很快转开了。

大姨妈家是在一个大杂院里，房子很不正气，到小表姐的卧室去，先得经过他家的灶间，然后还得走过一条长长的木地板弄堂。房间倒是收拾得十分整齐和干净，一张有雕花床架的大床上挂着白白的夏布帐，靠墙有一张搁几，还有一张八仙桌，那上面放着自鸣钟和鸡毛掸帚筒什么的。墙壁上贴着几幅月份牌美女画。

大姨妈和我们一起进了房间，马上叫小表姐到床边的大木箱里去拿棉被和枕头。小表姐把一只枕头丢到了床上，接着说：“妈，还是中秋节呢，盖这么厚的厚棉被能行吗？你来看，这条寒冬腊月才盖的五斤棉被现在怎么能上身？床上那条被头已经够大了，两个人盖正好。我不会让小弟受凉的，你可以完全放心。”

大姨妈走过去看了看，和小表姐小声说了些什么，便走了。出门之前她又回过头来笑着对我说：“小弟，那就听你小表姐的吧，你安心睡觉就是了。要是你小表姐欺负了你，明天你就向大姨妈告她的状。”

这时候我早就有了睡意，但特别爱清洁的小表姐却非得叫我到灶间里去漱口、擦身、洗脚不可，还拿出她自己的一套干净内衣裤叫我带了去换。然后，她自己也拿上替换衣服匆匆忙忙地到灶间里去了。过了好久等她回来的时候，她身上穿的已经是一套淡粉红色的内衣裤，很好看，使她的脸色更加白里透红，眼睛也好像更加水灵灵的了。我突然觉得十七岁的小表姐真的已经成了一个大姑娘，难怪她爸妈给她说了定了亲事，要把她出嫁到远远的地方去。

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见她穿上了这身粉红色衣服以后，我心里很快产生了一种害怕的感觉，既有点难为情，又有点紧张，真不想和她同睡一张床，同盖一条被。

“怎么样，想睡觉了吗？你高兴睡里头还是睡外头？”

“里头。”

“你喜欢和我一头睡还是两头睡？”

“两头睡。”

“好。我先得提醒你一下，两头睡，等你睡熟了可不能老是用你的臭脚踢我。那年和你一起睡，你把我的胳膊窝和大腿都踢破了。”

我答应着先睡到了里头。小表姐跪在床上用芭蕉扇赶走了蚊子，放下帐门，睡到了另一头。两人的身体都平躺着，相互碰不到，这使我安心了不少。

“小弟，你还记得小时候我教会你唱的那些歌吗？”

“记得。有的歌我现在还唱。”

“什么歌？”

“譬如《可怜的秋香》，还有《送别》什么的。”

“《送别》第一句怎么唱？唱唱吧。你唱我也跟你一起唱。”

“现在唱歌怎么行？被大姨父听到以为我们在疯闹了。”

小表姐却还是轻轻哼起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她哼了几句见我没有跟着唱，便转换了话题：“我再问你，那时候我给你讲的那么多故事，你都没有忘记吧？”

“我已经记不得你给我讲的是哪些故事，因为我自己也已看过不少小说书，哪还分得清。”

“《红楼梦》你看过了没有？”

“看过，但看得不太仔细。”

“这么好看的书你为什么没有仔细看？傻瓜！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你看了总该记得吧？”

“当然记得。”

“考考你：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什么关系？”

“表兄妹吧？”

“贾宝玉和薛宝钗是什么关系？”

“表兄弟吧？”

“很好，一百分！那么你喜欢宝钗还是喜欢黛玉？”

“我不知道。好像人家都说是林黛玉好，所以贾宝玉喜欢的是林黛玉。”

“人家都是这么说的。可我认为还是薛宝钗好。她不但为人大方，知书达理，相貌不比林黛玉差，而且身体也很好。不像林黛玉那样是个药罐头，整天都紧皱着眉头不开心。我要是贾宝玉，巴不得和她成亲呢。其实薛宝钗心里也是很喜欢宝玉的，只是没有说出嘴来罢了。从古到今，姑娘家对这类问题都只能这样闷在心里，哪怕是表兄弟关系！”

我没应声。她说的“表兄弟关系”使我有点吃惊。

“怎么？你为什么不说话？想睡觉了？那就赶快睡觉！把被头捺捺紧，别露出了身体受凉！听到了吗？”

“听到了。”

小表姐已朝外边侧过了身去，我也赶快侧身朝了里床。但等我捺紧了被头，立即感觉到我的屁股已经碰上了她的屁股，吓得我心里怦怦乱跳。我赶快又把棉被松开了，尽可能远离着她的身子，才闭上了眼睛睡觉。

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我突然被什么声响弄醒了。屋子里已亮着煤油灯光。我发觉小表姐不声不响地坐在蚊帐外面的床沿上，轻轻用芭蕉扇驱赶着身上的蚊子。

“小表姐，你怎么不睡了？”

“你醒了？醒了就对你说说，刚才你踢我踢得太厉害了，脚上的趾甲又尖，都把我胸口边划出了一道伤。”

“不，什么时候我踢过你了？”

“还想赖！睡熟了你自己怎么能知道？不相信你就出来看！”

我当然不会去看。我相信那不是男孩子该看的地方。

“小弟，不管怎么样我也只能和你一头睡了，要不今晚上我可得活受一夜的罪！和你一头睡又怎么样？你嫌我身上有那么齜齜吗？”

小表姐很快把她的枕头放到了我的枕头边上，吹灭了灯，轻轻躺到了我的身旁。

我不再固执了。我毕竟是睡在她家。

“你心里怎么想，还以为我是在骗你吗？我为什么要骗你呢？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你看，你看……”她一边说，一边迅速拉过了我的一只手，让它在她的胸口边轻轻地碰了一下。

真的，我感觉到那嫩嫩的皮肤上果然有一道伤，虽然不太深，却相当长，黏糊糊的，好像还在出血呢。

“啊，”我禁不得叫了起来，“这该怎么办？都怪我睡熟的时候太不小心。对不起，是我不好！”

“说声对不起就算了？过来，让我在你的胸口边也重重抓一下，叫你也尝尝那是什么样的滋味！”

小表姐说着很快捉住了我的双手，又用另一只手伸进了我的布衫下摆，在我身上乱抓。不过她抓的不是我的胸口边，却是我的胳肢窝，使我浑身痒痒得都喘不过气来了，拼命扭摆着身子不住地笑着喊叫。

这一下，糊里糊涂的，我已经被小表姐紧紧地搂抱在她的怀里。她不再说话，很快把脸贴上了我的脸。

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正是在这一刻里，第一次对女孩子产生了相亲相爱的坏念头。我很懂得小表姐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好意，她很喜欢我。这使我感到快活和满足。

“小弟，现在你该懂得小表姐的心意了吧？”她小声说，“现在你还害怕小表姐吗？”

我还来不及作出任何回答，她稍稍犹豫了一下以后，就很快放

开了我的身子，她自己迅速翻身朝了床外。然后带点命令的口气说：

“好，亲热过了，现在该睡觉了！你就好好睡觉吧！我也得睡觉了！”

我自然听从了她。虽然我觉得她的态度变化得很快，使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奇怪的是，这以后，我原有的那种害怕心理却已经完全消失干净，碰上她的身子不再感到紧张和难为情了。她在入睡以前捉住了我的一只手，我就一直让她捉着。于是我们就这样手捉着手安安心心地睡觉。我很快入睡了，睡得很好。

第二天，我一直睡到天色大亮才醒来，小表姐已经不在床上。吃早饭的时候大姨妈问：“小表姐说你睡得很好，是吗？”

“是的。”我回答道。

我回家的时候，小表姐非要送我不行。她送我出了镇，过了桥，又沿河来到了山脚下的密树林边上，这才留住了脚步。

“不知道今后什么时候我们再见上面了。”她说，“回去向二姨妈问好。昨天晚上的事你不会对她说吧？”

“你放心好了。”

“我们只能在这里告别了，”她的双眼突然发红了，却转动着脸朝四面看了看，然后往树林里倒退了几步，“你不想和小表姐告别一下吗？”

我已经懂得了她的意思，毫不犹豫地跑上前去把她的身子紧紧地拥抱了一下，还用脸贴了贴她的脸，就像昨天晚上她和我做的那样。

她笑了。但她的笑脸上已经挂满了泪水，呜咽着说：“你没让你小表姐白亲热你一场……以后可别把你小表姐忘了……”

我记不得当时是怎么回答她的，实际上我不回答她她也一定

能知道。我怎么会忘了她啊。这次去做客，她教会我的事情太多了，而且都是人的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大事。那里面既包含着人的天性和天赋的感情，也包含着人的理性和应有的品格。尤其是，她还让我体会到了人活着有多么美好。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念念不忘地想念着小表姐，想念着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两个月以后的一天，妈妈对我说，小表姐成亲的日子快到了，大姨妈托人带来口信说，他们一家准备都搬到那山乡地方去长住。“听说男方家境不坏，那女婿为人也很好，就是山乡地方卫生条件差一点，可不知道你小表姐能不能习惯？”

我想到小表姐将要和一个不相识的大男人同睡一张床，那大男人将要抱着小表姐尽和她亲热的时候，心里难受得都快要发疯了。我相信小表姐一定会非常讨厌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山里人，真不知道她会怎样去忍受和对付。

岁月匆匆，三年过去了。我们家乡已陷入了日本侵略军的势力范围内。我为了求生，小小年纪就凭着以往爸爸教我读的两年古文，装出一副大人模样，到一个乡村初级小学去当教师。一次回家，妈妈突然流着眼泪对我说，小表姐死了，她怀上了双胞胎，山乡地方接生婆缺少经验，断送了母子三条命。

我听后发呆了，拼命忍着眼泪却忍不住，还是陪着妈妈一起号啕大哭了一场。

这以后我明明知道小表姐已经死了，却总是觉得她依然生活在那个小镇的大杂院里，住在那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贴满了月份牌美女画的房间里，到了晚上就换上一身淡粉红内衣裤，躺在床上轻轻哼唱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但是，我知道实际上小表姐早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如果她还活着，真不知道她过的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了。

这样，到了二十岁那一年，我自以为已经成了个堂堂男子汉以

后,由于某种机缘,另有一个女孩子又走进了我的情感世界,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刺激和无奈。我终于把小表姐渐渐淡忘了,忘不了的只是她教会我懂得的该怎样去对待男女私情的问题——该有怎样的爱心、品格和自律精神。

02 谈婚论嫁 ABC: 活泼多情的乡镇姑娘阿四

二十岁那年春季,我在沙头镇私立莫氏完全小学当教师。沙头镇地处物产丰富的沿江沙土平原交通要道,历来都是全县的一个商业中心,即便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镇上的市面也仍然相当兴隆。莫氏小学是由当地莫氏大家族创办的,历史已很悠久,因为有学田租米收入可供开支,教师的待遇特别好,堪称全县第一流。供饭,餐餐四菜一汤,每月还能得到八斗大米折价的薪水,可以确保我妈妈在家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

那年三四月间,那一带发生了时疫,人们以为几年没演社戏得罪了神明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虽然县城里的日本宪兵队严禁乡下地方演戏,但当地的乡绅们还是给宪兵队的翻译官偷偷送去了一笔钱,又买通了镇公所,在镇上的关帝庙前演出了一场夜戏。

难得能看戏,我们全校五个教师都去看了。有一个学生家长特意为我们在靠近关帝庙墙壁处放了一张宽宽的高脚凳,居高临下,占了最好的位子。

三男两女五个教师,姓李的男教师是教务主任,家里已经有了妻室,却和漂亮的小唐先生关系密切得已成了公开的秘密;另一个姓郑的女教师是个二十六七的寡妇,为人却十分活泼开朗,平时最喜欢和年轻的当地教师黄先生说笑打闹。戏开场不到一个钟头,

李先生和小唐先生就双双提前回学校了；又过了不久，郑先生也说要回去了，还把小黄先生拖了一起走。于是高脚凳上只剩下了我一个外乡人，留下的空位子很快都被当地的老乡们挤得满满的。

我历来爱好文艺，每次看戏都看得十分入神，何况这天晚上演出的是“大戏”，到了半夜有“女吊”出场。我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早就读到过对“女吊”的描写，知道那是一个十分可怕的鬼魂，却从没亲眼看到过，所以一心期盼着“女吊”早点出场。

这时候我渐渐闻到身边传来了一阵淡淡的雪花膏香味，从挤坐在我一旁的人身上可以感觉到那是一个女孩子。不过我丝毫也没有加以注意。

“女吊”终于出场了。她在凄厉悲怆的长号声中飘飘忽忽出来后，一直让长发遮着脸，不住地兜圈子，然后面对着观众猛把头发一甩，亮出了一张惨白色的、拖长了红舌头的可怕的鬼脸。

“妈啊！”那边上的人一声尖叫，一下子抱住了我的臂膀，“太可怕了！把我吓了个半死！”

“演戏嘛，有什么可怕的。”我小声说，身子往凳子边上让，差点掉下凳子去。

“不，我不看！我不看！”她还是抱着我的手臂不放。过了好久，等“女吊”进场了，她才松开双手继续看戏。

“你是小学里的先生吧？”她小声问。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我爸爸和两个哥哥都是摇航船的，我常常在船上给他们烧茶水、点心，你每次来乘船我都见到你。我还常常见到你在小学校门口的操场上带学生们做早操。我小时候也在你们学校里读过书，读到初小毕业。”

“是吗？”我笑笑说，“以后我来乘航船，就向你讨点心吃。”

“好啊，只怕你不肯吃呢。可惜我现在不再上船了。日本人在城外的运河边上也设了一个岗哨，专门盘查过往的船，所以爸爸